

久詠堂瑣談

茗溪生

二家的變遷

我家，是世居在一個魚米之鄉的小城市中，自從興盛到衰落，在農業社會中是一個古老的大家庭，而在工業社會中，逐漸跟隨時代而蛻變，漸漸成爲東零西散的破落戶，經過，遠則洪楊之亂，曾有一部份播遷安徽，也有一部份宦遊與省，近爲抗日之戰，以及目前的戡亂，一個大家庭四分五裂，也可以說是一個大時代的變遷縮影。

在這一股潮流滾滾中，從高處看，則此一股潮流沖入時代的海洋中，完全是一個進步的現象，這一個現象在過程中是無法看到全面的，但如果作一個比較，四十多年以前的事，以現在的情形來看一下的話，則我們國家的進步也很可觀，這是事實。單看現在我們的後代，他們所表現的智慧，就比我們一代強。所感遺憾的，就是我們從古老文化所孕育出來有價值的風俗、禮儀、習慣、藝術、音樂等等，他們接觸不多而少有印象，如時間一長則更模糊。一般人士引爲隱憂，更何況我們大陸來的人，後代對自己故鄉的家，毫無印象的話，則他們的情感無從發生。（應該給他們知道，故鄉大陸的家，是一個可愛的家，一定要培養他們打回家鄉去的決心，因此不揣冒昧，胡亂塗些我自己家鄉的瑣事，作爲茶餘酒後的瑣談）。

我家的姓，原來是上古時代的國名，（約二千多年前）在現在河南省汝陽縣的東部——沈國——春秋戰國時候被另一個國家，楚國所滅亡。姓出自吳興，相傳沈氏祖先，曾經讓相於秦，讓侯於漢。史冊上有記載的，是在宋元嘉中八世孫司空公等，請將祖宅，獻給國家，作爲寺院，並且改封述善，有功於世，就拿「懷德」二個字來作爲寺院的名稱，因以懷德名寺。後來建昌隱侯有位孫子，那時候的皇帝，是梁武帝，傳旨命他作賦，梁武帝讀後甚爲稱賞，說是「文體翩翩，無忝爾祖」。

在民國二十六年，對日本淞滬之戰後，由於租界之特殊形態，上海成爲一個「孤島」，那時一般年青人，精神頹廢，百無聊賴，我則在家裏翻翻舊書，看到一本族譜，隨後進入內地，沿途翻看「紅樓夢」，對於一個家，不管是古遠的家，或者是近代自己的家，都發生濃厚的興趣，還記得我的先祖母在世時，曾講過洪

楊之亂逃難時的情形，小時候聽得津津有味，其中有一句，說是「逃難什麼都可以不帶，一本家譜是不能不帶的啊！」初聽之下，這似乎是迂腐之話，其實要知道一個國家有它的國族成長歷史，一個家族也一樣，國家是抽象的，它是由無數的家族所組成，每個家族興旺，則他們的國家亦無不興旺。美國開國歷史短，雖然現在是世界上唯一的強國，但是真正的美國人，他們還是想要到歐洲大陸去遊歷觀光一番，看看悠久歷史，文化所遺剩下來的東西，覺得也不枉在人間走一遭。

沈氏族譜，從晉朝的沈薇公，唐朝的沈括公，宋朝的沈括公，歷來都有纂修，在遜清乾隆癸酉年（西曆一七五三年）世義公重新編輯，老譜是拿周文王第十個兒子聃季公爲第一世，傳到大道公爲八十七世，現在以大道公爲第一世，到現在在臺灣的我們是十五世，陸續修纂，支流甚多，實則所謂天下無二沈也。

三堂名的由來

族中的堂名「久詠」，因久音九，所以傳說堂裏有九口井，實則不然，「久詠」二字，完全是紀念先祖沈約的詩文而起的。沈約，字體文，是在梁朝時候一位有名的詩人，他著作甚豐，在梁武帝時，做官做到「侍中」。一部宋書全書一百卷，是他做的，他並且又撰四聲韻譜，把一個字分爲四聲，就是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個聲。爲了他的詩好，可以久詠，因此我們這一族堂名，就叫久詠堂，來紀念他。

「久詠堂」三個大字的一塊匾額，高高懸掛在大廳正中，上款是紹翁大哥，那是第七世的紹聞公，原名方揚，暮年信佛，改名方約，下款是弟炳文書！根據上款，這塊橫匾是在遜清康熙四十九年時寫的，那也有近三百多年的歷史了，現在這塊匾，恐怕已經給共匪拿下當作柴燒了，過去它曾經見過洪楊之亂，忠王李秀成的部下在大廳裏駐紮，做大本營，（湖州城曾苦守三年，到後來百姓吃樹皮草根）抗日之戰，湖州失守，日軍從西門進城，小部國軍，會避入堂中，在大廳裏發生過一個小規模的遭遇戰。在國軍避入時，老大房拱書公，我們都叫他老人家連公公，他一房是住在大廳後進，那時下鄉避難，留一位裁縫看守門戶，那位裁縫一看情勢非常緊迫，就拿出便衣給國軍替換，忙指示他們避入後進的柴房掩護，一面與日軍敷衍，因此日軍並未搜出，不料國軍因柴房無退路，認爲不是藏身之所，重新出來，就在大廳中遇到日軍，衣服雖是便衣，但頭是光頭，一看就知道是國軍，國軍在手無寸鐵之下，經過一場肉搏戰，不幸全部爲日軍刺死成仁，情況極慘。光復後還傳說每於深更雨夜，輟聞哭聲。（關於堂裏鬧鬼的情形，以後再記。）

這一塊堂區，歷經遜清嘉慶及光緒卅三年的二次火災，均未燒及，但有一次發生了一件奇事，事情經過是這樣的：

西邊老三房芸閣公，他是一位飽學之士，是遜清優貢生，戊辰科的進士，丁卯並補行甲子科舉人，過去是學而優則仕，所以在江西省的長寧、貴溪、上饒等縣做知縣（現在的縣長），安徽省的太平、安慶等府的知府本府，後來逐漸升任廣東按察使，（相當現在的最高法院院長）兩廣鹽運使，雲南廣東布政司（相當現在的民政財政廳長），是我們族裏的一位傑出人才，追隨兩廣總督張文襄公之洞，曾著有一部書，名「慧香室集」，是時族中房屋破舊，因此他出資翻修堂屋，不得不把這塊堂區，搬移一下，奇事就來了。

在工人費了不少功夫，把堂區搬下來，忽然有一樣東西在區裏游出來，大家一看，說是一條小龍，實在恐怕是一條蛇，不過據當時親眼目觀的人講，不管是蛇是龍，頭上是生有角的。有一位工人驚恐之下，順手就把磚石拋去，打個正着，動了幾動就死去了。就在這件事發生後不久，芸閣公也就在廣東藩臺任上逝世了，時為遜清光緒十一年十月十九日，芸閣公享年五十二歲。那時大廳本來預備重建，大樑已開始拆卸，因此立刻停止動工。

我們小時候得聞這一個傳說後，對這一塊區發生很大的興趣，曾經屢次設法，想到區裏去探一次險，看一個究竟，心恐怕還會有奇事發生。可是想盡方法，實在它高高在上，無法攀登，只得作罷。至今還引為遺憾，但願這塊區額，現在還是好好的掛在那裏。

四 破 落 戶

山從天目成羣出，
水傍太湖分溪流；
行遍江南清麗地，
人生只合住湖州。

元 戴表元

進湖州南門，穿越牌坊街沿南街，約三四里路，到若溪邊，有一條橋，約摸上下二十多石級，橋面平坦

，一早業販擺滿茶攤，是一個臨時小菜場，這一條橋是由城中心區通往南門、西門的大道，建於唐代儀鳳年間（西曆六七六年）故名儀鳳橋，在宋朝天聖三年曾經重修，到紹熙三年，湖州發生大火，橋燬後重建，一度改稱為紹熙橋。到了明朝萬曆三十年，橋面損壞甚重，有位老者，名叫鄔佩，募款重修。在天啓五年，那時的知縣馬思理，把自己的俸給拿出來修理，遜清順治十五年，知府劉愈奇再行修理，那時社會上一般觀念，把修橋鋪路，方便行人，作為好人事的，在民國時代，北伐以後因為城裏通行人力車，把舊有交通工具的轎子逐漸淘汰，一時開闢馬路，所有要道橋樑，用水泥將每級石級中鋪平二條，以便人力車輪通過。

下儀鳳橋，跑過十多家店面，朝東是衣裳街，朝西是總鎮前（街名）俗稱牛棚頭，朝前是觀風巷，在觀風巷和總鎮前所夾的一塊地，有五畝六分五厘四毫，那就是我們破落戶久詠堂的堂基，原來在遜清乾隆四十年，有十六畝多地，洪楊之亂後，僅存了五畝多，所以在兵災之後的土地清理非常重要，將來收復大陸後，土地行政被共匪攪得一塌糊塗，如何整頓，倒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。

堂基坐北朝南，八字大門，火災後建有照牆，門前有兩個石獅子礎子，現僅存石礎，石獅子已在遜清光緒卅三年鄰居大火時被燬成灰，後來灰已被人拿走一空，據說此灰能治百病。

大廳前石板庭院，左右二房，東為祠堂，西為佛堂，左右二備衙，直下是五進五樓五底住房，東備衙外至觀風巷，為二進三開間，直至武曲巷附近，是我一房，老二房住，大廳後第二進是老三房，第三進是老四房及老二房一部，第四進以後是園子，西邊備衙外房屋出租。

恢復舊觀的全部建造費用，是由作宦粵東老三房的芸閣公出資，二次建造，總共為一萬九千千文，當時的幣制，是一千文恐怕就是銀子一兩，約合銀元二萬六千多元，依目前每一個銀元合臺幣官價計算，約值八萬元，以黑市計恐怕要值五十多萬元臺幣，依目前臺北造價估計，可造一百五十坪大的房子。因為當時的生活程度低，人工便宜，建築材料也便宜，所以可以造這麼多，這麼大的房屋，而且有的是大的漢磚，鋪地是水磨磚，傢俱多是雞油木、紫檀木，壁飾多是用石砌出來的字畫、山水、人物，門都是厚得不得了。